

雙語教學的國際化與在地化的 實踐及挑戰：教育學觀點

楊志堅*

一、背景說明

如果說目前（2023-）臺灣的各階層教育現場，從學前、小學、國高中、大學、碩博班的各個階層（是的！全部都包括了！）的所有學科之「共同的」最熱門議題，應該就是面對如此多元的學生群教師們要如何以「雙語」進行這些學科的教學。

換言之，國際鏈結這件事，對於臺灣的教育研究或教學現場而言，已經是兵臨城下、迫在眉睫，它不僅無可迴避，甚至連一絲推遲的時間或空間都沒有了。臺灣的教育因著官方的 2030 雙語政策的強力推行，教育學相關的研究者、現場工作人員、學生等連飛機都不用搭，單在臺灣的本土教室現場中，每天都可以真刀真槍真實地上演。

有這麼嚴重嗎？當然！隨手舉個例子，國民小學的數學科中「量與實測」是個重要的主題，也是世界各國公認的素養教育之一；試問 kilometers 是要對應千米、千公尺還是公里？Mile High Stadium 又要如何解釋？如果 Gallon 是鏈結國際生活的必要單字，但它是我們臺灣中、小學生們的素養之一嗎？反之，台斤又要如何以英語表達來讓我們的國際友人跟我們本土鏈結？若是直接轉譯為 Taiwanese kilograms，則其中的 kilo 顯然已經是誤導了。

再舉一門主要學科「英語」，它課程中非常容易見到的 Christmas 教材是否能夠不假思索地在所有的族群中傳授？如果因為講英語的 United Kingdom 最近的熱門詞語是 prince 跟 coronation，所以教師們需要努力解說為何號稱民主國家還維持帝王的稱謂，那麼一樣將英文列為官方語言的新加坡所關心的議題，我們是否也應該要讓我們的學生「鏈結」一番。在相關的文化課程議題中，臺灣選舉造勢場合人們大喊的「凍蒜」，又要怎麼跟來臺灣的國際友人們鏈結？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教授

最近國中生物科的某個版本教科書在討論英語的 potato (源自西班牙語 patata, 學名: Solanum tuberosum) 的稱謂時, 將此農產品稱之為土豆、馬鈴薯或者洋芋、波特多等所引起的爭議, 甚至還要勞動全臺最高教育首長專程出面說明的這些事件, 應該可以讓我們瞭解到教育現場每天所面臨的「國際鏈結之現況與挑戰」了吧?!

這些雙語甚至多語間的鏈結, 歧異或競爭只不過是教育學國際合作的一小片縮影而已, 在跨文化或國際間的人文社會的科研合作, 我們要如何自處? 宣揚臺灣之光? 還是「溶」入國際社會? Pizza 為什麼要叫做披薩, 而不是義大利烤餅? 刈包或割包為何是 Taiwanese Burger、Pork Belly Bun 而非 Gua Bao 又抑或不是 Yi Bao?

臺灣的教育研究或教學現場要產生有「意義」而且「適當」的國際鏈結, 恐怕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清楚的重要議題。

二、國際間的一些做法

(一) IaH 的實踐 (practice) 策略

談國際間的鏈結, 歐洲各國間的國際合作、互動或兼容並包, 應該很有歷史了, 在歐洲有個學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簡稱 EAIE (<https://www.eaie.org/>), 他們努力在自己國內的高等教育體系推行一種名為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IaH) 的策略, 其中的第一則即為:

“1. Offers all students global perspectives within their programme of study, whether or not they spend time abroad. (<https://www.eaie.org/blog/internationalisation-at-home-practice.html>)”

(不管學生是否曾經具有國外經歷, 都應該在其學程中獲得全球觀點)

是的, EAIE 所認定當前國際化的目的已經不是只讓學生完成可以出國旅遊或學習另一種語文的需求而已, EAIE 認為 global perspectives 已經是一種素養 (competency) 的概念, 無論立即或未來是否有留學海外的需求, 學生即便不出國也都應該具有國際視野或跨文化的全球觀點。

這個想法不是剛好可以適用在臺灣目前所推行的雙語教育的目標上嗎? 推行雙語, 甚或包含臺灣原本的多族群本土語的多種語言推行, 本來就應該要將各個語文、文化有意義地鏈結在一起, 學生們可以不亢不卑、有自信地理解本

土及各國間的特色，應該就是 EAIE 認為的 *global perspectives* 吧！？從另一個觀點來看，臺灣可以藉由 IaH 的概念於雙語教育的推行而實踐，能讓學生更有正確的國際視野 *global perspectives*；更重要的是，這個國際視野是由臺灣的教育政策、機構學校及師資人員等所親自執行的，而非從前的臺灣家長送學生到國外留學、交換或遊學時，由國外的教育機構或人員所操刀，臺灣教育研究的國際鏈結應該可以視此為重要機會，只是我們的教育機構及人員們準備好了嗎？

(二)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的學理基礎

最近英語教學方法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受到國內英語教學界相關學者、教師、家長們極大的關注，若概要地描述 CLIL 的核心，它是企圖運用符合學生生活經驗的議題 (content) 融入語文的教學，進而達成語言的溝通、認知、甚至文化的交流為教學的目標 (4C: content, communication, cognition, and culture)。雖然 CLIL 是相對比較新的教學方法倡議，但是，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初，1916 年時學者 de Saussure (註一) 就曾經對語言教學究竟是要訓練學生習得純語文的 “*langue*” 模式，亦即主要在習得語文的知識、技巧為主？或是以語文在生活中實用的 “*parole*” 的應用語文模式，亦即實用內容導向的應用語文為首？de Saussure 在這兩個教學目標之間的取捨、論辯，應該是今日臺灣教育的雙語教學界都應認真研讀的必要功課。

時空不同，究竟臺灣的雙語教學若要跟國際鏈結，我們將是把雙語或多語視同是多學一種溝通工具，例如：*lingua franca* 的概念呢？還是也要把我們的學童們沉浸在藉由語言所附帶而來的國際文化？尤其，英語的使用究竟是一種工具？或者也需要將主要英語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的文化附帶傳播給我們的學童？不過，國際間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不少，是否其他的英語系國家的文化也需要出現 (或鏈結) 在我們的教材中？這個議題所涉及的文化差異的爭執甚至是政治論辯，恐怕可能不是學者們單純地在 CLIL (content-based) 或 non-CLIL (language only) 之間的技術選擇而已，當然也不僅是 “*langue*” vs “*parole*” (de Saussure, 1916) 的選擇而已。

三、國際鏈結：合作的本質與必要

前段所述及的一些教育研究在雙語教學與國際鏈結時的現狀及諸多挑戰，若不能讓我們仔細思考：究竟我們所追求的國際鏈結的核心理由，也就是「國際

合作的本質與必要」究竟為何？那麼再多的技術祕訣或行政作為恐怕都會淪為表現功夫，難有實質的重大影響效益。

(一) 合作的本質

談合作，早在 60 年代臺灣的國民小學教科書上有個知名的折竹筷故事，它的大意是有位父親為了讓家裡常常吵架的小孩們思考合作與團結的重要，他讓孩子們知道折斷一、兩枝竹筷是容易的，但是，一大把網綁在一起的竹筷就很不容易被折斷，因此要孩子們團結跟合作。「團結」或許是這個寓言故事的主要論點，但若是以此拿來強調合作，恐怕就有待商榷。這種把合作中的每一位個體視為是「相同的」、「可替代的」竹筷，而被網綁在一起的團結模式，這顯然無法有效應用於現今的國際合作關係中。第一、國際合作很難找到彼此如此相同的個體；第二、即使如果有，那麼又為何需要我們臺灣的參與而不是另一個可替換的相通個體？

合作的真義不是替代、不是再製，而是要成為團隊中具有獨特必要的關鍵成分，每個成分可以很大、可以很小，但是團隊合作非所有成分都到齊就不能竟全功。手握拳時，力量最大，但五根手指頭的出力方向卻都不同，甚至大拇指的方向與其他四個指頭的方向還逆向而行，「合作」不是成為替代品或再製更多相同的工作，而且每個人在這個國際合作中發揮各自獨一無二的特色。

在形成有實質意義的國際鏈結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透過 *critical thinking* 跟 *critical review* 的立場，真誠地認清自己及合作夥伴的專業優點和需求，讓團隊的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最有自信的角度貢獻最大的效益，就像我們手掌的五個手指頭，小指頭不必要跟大拇指具有一樣的模樣也可以作出最獨特的重要貢獻，*critical thinking* 跟 *critical review* 不是互相批評，更不是互相指責，而是要找出彼此最獨一無二的特質，找到最緊密的合作鏈結，缺乏這個關鍵步驟，合作很可能淪為複製、重疊、代勞的不健康鏈結，不可不慎。

(二) 合作的必要

棒球隊不需要兩名投手在場上，但是只有一位，也不會贏球，即便都是投手，每一位投手所專長或負責的任務也有所不同，更別說還有其他防守位置跟負責打擊的選手，沒有分工、盡責的合作，要贏球很困難，不是嗎？

再回到臺灣目前教育研究的雙語教學的國際鏈結與挑戰；是的，我們需要能有正確的發音，或者無所謂正確或標準發音，但需要可能是主流英語發音的 *native speaker* 的導引，才能讓孩子們的英語發音可以被國際理解，但是，我們

更要將臺灣學童所需要的真正素養融入雙語的教材及學習環境中，否則，那跟把孩子直接送給他國人士教養有何差異？

此時，合作的必要就很容易彰顯出來了，希望藉由有效率的合作，孩子們能清楚地以雙語介紹及形容 Gua Bao (或 Yi Bao) 的內涵及特色，而不是成為一大把彼此相同但卻很容易被替代的竹筷，所以刈包 (或割包) 當然不是 Taiwanese Burger，它也絕非只是 Pork Belly Bun，它是獨一無二的 Gua Bao，就如同 Pizza 不只是西式烤餅或洋烤餅而已。

臺灣中、小學的數學科、自然科學的學習成就，歷年在國際的教育學習成就調查，如：TIMSS、PISA 等，甚至於國際師資培育的師資教育調查 TEDS-M 等等，無論老師或學生皆名列前茅，在未來的雙語教育浪潮中，我們要非常謹慎的思考，在融入雙語教學的環境下，還要能維持我們在相關學科的優秀教育表現，這些都需要積極有效率的跨國際、跨學科的緊密合作，才能既有雙語教育的優勢，也能維持各個學科原有的特色與優點。

四、結語

藉由本文衷心呼籲教育研究機構及教學現場應認真審視因雙語教育之推行所帶來的國際鏈結的機會及挑戰，這次的教育行動未來結果所將產生之影響力絕對比過去的「教育改革」、「建構式教學法」等喧騰一時的諸多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雙語教育所產生的影響力不僅僅只是多學習一種語文，更不是多一件工具而已，一種語文常被認為也就是代表了一種文化，而“Language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 這句話，也絕對不是隨便說說而已，我們在推行雙語教育的同時，應該要更全面、更深入地檢視每份雙語教材所代表的各個意義及潛在影響力。

世界各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下各個學門在推行國際鏈結時，一直以來，就會比自然科學面對更多挑戰及需要投注更多心力，各國的教育學門更是各國民族意識或社會文化的延伸。此次適逢臺灣教育政策推行雙語教育，應該是歷年來臺灣教育離國際鏈結最接近的時候，當然也是面臨最困難的挑戰的關鍵點，希望我們教育學界都能迎刃而解、蒸蒸日上。

願上蒼眷顧臺灣辛勤學子及殷切的家長們，給予最好的安排。

以上的觀點是植基於過往的國際交流經驗 (註二) 個人感受所累積而來，當然這些機構如此之大，每位訪客各有其參訪的經歷，或許也很難類推，但是，若有國內的學者或同學想要瞭解這些機構或大學，非常樂意進一步分享個人的一些經驗以供參考，過往的這些參訪經歷多半承蒙公共資源的補助或前輩們的

指導及協助，才得以成行，若能回饋於大眾，也算是一種良好鏈結的延續及美善的循環。

致謝

註一：此處及本文多處的雙語教育的相關概念，作者非常感謝德國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的 Wolfgang Zydariß 教授的悉心指點，以及朝陽大學林翠英老師的大力協助及無私分享，本文若無兩位的幫忙無法完成，惟本文所有論述、觀點或疏漏皆由作者自行負責，謹此致謝及述明。

註二：感謝國科會（原科技部）、參訪單位及國內外學界的學者前輩、好朋友們的共同補助及協助，非常榮幸得以跟這些機構交流學習及互訪，包含（但不限於）：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Harvard University, MA, USA、Hong Kong Universit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University of Arizona、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Germany、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Germany、Flinders University Adelaide, Australia、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re for Neuroscience in Edu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Cambridge, UK、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Development and Neuro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Cambridge, UK、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UK、Language of Emotion, Cluster of Excellence Dahlem Institute for Neuroimaging of Emotion (D.I. N. E), Free University, Berlin, Germany、Center for Lifespan Psychology,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Berlin, Germany、Department of Neuropsychology,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Cognitive & Brain Sciences, Leipzig, Germany、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Cognitive & Brain Sciences, Leipzig, Germany、NEUROSPIN, INSERM-CEA, Cognitive Neuroimaging Unit, Paris, France、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wan、L.L. Thurstone Psychometric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S.A.、Departments of Psychiatry & Human Genetics,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Richmond, Virginia, U.S.A.、Brain Imaging and Analysis Center (BIAC), Duke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Department of Pediatric

Neuro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ChangHw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等機構或大學，非常感謝。

參考文獻

- Original: de Saussure, F. (191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Duckworth.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s. Charles Bally & Albert Sechehaye. Trans. Wade Baskin, NY: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9)
- Do Coyle, Philip Hood, & David Marsh. (2010).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